

❖红袖阁

屋后的桃花

谢丽英

接到叔叔打来的电话时，已是华灯初上。叔叔在电话那头告诉我，说我亲手栽下的桃树今年终于就要开花了。隔着屏幕，我都能感受到，叔叔言语里有着抑制不住的欣喜。许是多日的期待即将成真，那一瞬间，眼泪一下就润湿了我的眼眶。

突然，我想起了父亲。少小就离家在外闯荡的父亲，即便隔得再久、离得再远，他心里始终惦念着家乡。父亲在世时，就常常对我们姐弟说，等到他百年归西，一定要把他带回家乡。我们遵循了父亲的心愿，让他把生命的最后时刻留在了家乡，又让他长眠于家乡的这块土地。

父亲勤劳了一辈子。退休后，他依然闲不住，花了半个月的时间，把一块长满荆棘和杂草，还遍布着小石粒的荒地开垦了出来，然后种上了他最喜欢的花草和绿蔬。有了这块地之后，父亲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度过。深耕、播种，然后看着它们破土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常常一个夏天下来，父亲脸被晒得黢黑，手被磨得起着厚厚的茧。精心施肥，细心打理，父亲种出来的蔬菜青翠欲滴，让人一看就有食欲。等到蔬菜成熟后，父亲也不怎么吃，总是乐呵呵地把它们都分给左邻右舍。这样劳心劳力，很多人都不能理解。只有我心里明白，父亲，需要的只是一份寄托。

前年，弟弟将家乡的老屋进行了重建，我们在房前屋后种满了父亲最喜欢的花草树木。

叔叔打来电话的那个夜晚，我就

这样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，让父亲反反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仿佛只有被这种情绪温暖着，才能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父亲的爱。那天，发完最后一封邮件，时间已接近晚上十点。稍作喘息，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走出办公大楼。有时连自己都想不明白，对于这些单调而又费脑的事情，怎么可以连续做十几年依然不厌倦。

前不久，有幸聆听了一位老师的课。老师从大学毕业后，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几年，一辈子讲的就是播音与主持、形体与礼仪。哪怕一天上七八个小时的课，她都可以做到自始至终优雅而端庄地站着，并且侃侃而谈，很少看讲稿。她说，对自己所选择的这份近乎痴迷的职业，除了责任便是热爱。她还说，一直坚持站着讲课，就是对自己挚爱的职业一种最起码的尊重。

我又想到了父亲。父亲执着了一辈子。从部队入伍开始，他就握上了方向盘。回到地方后，他仍然在司机的岗位上。无论酷暑严寒，父亲每天上班前，都会把车子擦洗得干干净净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有加。从他的身上，我才真正明白，什么是勤勤恳恳，什么是兢兢业业。父亲在这个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，没有出过任何安全事故，几乎年年都能得到表彰。期间，父亲也有很多次调整岗位的机会，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。他常常对我说，人是累不死的，尽心尽力做好一件事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证明。等到退休的时候，父亲整理出

来的荣誉证书，足足有三尺高。

与那位功成名就的老师相比，自己只是个卑微到尘埃里的小人物。与逝去的父亲相比，自己的能力不及他的五分之一。可我也有自己的素养，以感恩的心做人，以敬畏的心做事。

那年，怀化的好友寄来了几箱黄桃。我给父亲送了两箱过去，父亲连连称赞好吃。父亲去世后不久，我便在屋后的山坡上，种下了几株黄桃树。种下后，一直期待它开花的样子。好不容易熬到周末，风驰电掣般回到老家。仿佛一夜之间，伴着春风，和着细雨，后山的那树桃花，已经陆续开放。不得不承认，自己骨子里始终是浪漫的。其实，自己期待的，不过是在安静的时候，看枝头衍生出美好希望，把心事托付给淡淡的花香而已。记得，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中写过，粉色桃花如一片片粉色的烟雾攻陷了蓄势已久的春天。我久久停在桃树前。沾着雨滴的花朵，点缀在枝条上，粉粉嫩嫩，心里不由得有种爱怜的情愫在荡漾。微风一吹，花瓣不经意地随风飘落下来，空气中便有了淡淡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

人生能有多少个春？不知不觉，已过半世。自己终究成不了春天的注脚，所有的不甘、不愿和不舍都只能深埋。独自前行的路上，必须学会放下所有的负累，在心中筑一隅“桃花源”，用文字修补沧桑的灵魂，用梦想安放深沉的过往。

（谢丽英，现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）

❖精神家园

春天的怀念

李军锋

春去春又回。校园像一位盛装打扮的姑娘，迎春花修长嫩绿的枝条是她柔顺的秀发，紫荆花是她的发带，粉白交融的樱花是她钟爱的春装。

校园一隅怒放的樱花，仿佛在提醒我，父亲已经走了很多年，不再回来了。那恍如云霞的花瓣，在淡蓝的苍穹下，美得清新，美得自在，美得幽雅，美得脱俗，虽然有些孤独。

繁密的樱花又像一团巨大的粉色的雾，浮起在花坛上方，飘过我的心房。花下成百上千的蜜蜂，激动不已地忙碌着，生怕错过上天赐予的甜蜜。偶有风过，凋零的花瓣随风飘转，打着旋儿，落入泥土。花儿一边盛开，一边凋谢，开的尽情开着，谢的却也毫不留恋。美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，唯有怀念却历久弥新。看着眼前如诗如画的校园，我一边走，一边喃喃自语：父亲，又是一年春来临，我总是想您……

偶尔听到歌曲《塞里木湖的云》：“为了遇见你/我跨越雪山来找你/不管相距几万里……”这忧伤的旋律，撩拨着心弦，我禁不住潸然泪下，心痛不已。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喊：父亲，您已走了二十余年……

每逢过年，父亲，我想您，想起您包的饺子、生起的炉火。下雪了，我想您，想起您一生的奋斗与坎坷，想起您受过的伤与痛。起风了，我想您，想起您被戈壁狂风吹起的衣袂和头发。花开了，我想您，想起您亲手筑就的庭院，每到暖季，院子里开满了向日葵和金黄的小雏菊。傍晚时分，我想您，想起您沐浴着晚霞，夹着教案本回家，或者是蹲在屋顶劳作。明月升起了，我想您，想起月圆中秋，您和我们一起赏月、吃月饼，给我们讲您年轻时候的事情……从荒凉的戈壁到杨柳依依的江南，父亲，您一直住在我的心里。（李军锋，任职于邵阳县十一中）

❖百味斋

清明（小小说）

龙会吟

每年清明扫墓，德旺爷他们这个家族都是集体行动，男女老少都出发。德旺爷带着大家，按着祖宗的辈分顺序，依次祭拜，一座坟墓也不落下。德旺爷是个有话语权的人物，族人都听他的。

德旺爷对大家说：“今年，先去北山岭扫墓。”

大家都很吃惊，北山岭没有家族的祖坟，怎么要从那里扫起？见大家面面相觑，脸上都写满了疑惑，德旺爷清了一下嗓子，声音提高了几度，说：“北山岭上躺着余书记，他是我们野月岭的恩人，莫非你们把他都忘记了？”

大家都噢了一声，脸上的神情肃穆起来。怎么能把余书记给忘记了呢，忘了谁，也不能忘了余书记啊！没有他，野月岭的变化没有这么快。是余书记带领大家，彻底让野月岭改变了模样。

余书记不是野月岭的人，是县里派下来的扶贫工作队队员，在村里一扶就是五年。五年期满，他也不走，担任了野月岭村的第一书记。他说不彻底改变野月岭的贫穷面貌，他不离开这里。他带领野月岭的村民开山修路，发展特色产业。野月岭变富了，他却积劳成疾，不幸病逝。去世前他提出一个要求，他死后，请野月岭的人把他的骨灰埋葬在北山岭上，他要永远和野月岭的村民在一起。想起余书记对野月岭所做的一切，大家眼里都汪起了泪水，一致赞成德旺爷的决定，先去北山岭扫墓。

北山岭上，余书记的墓前，已有人捷足先登。一个年轻人在坟墓前鞠躬默哀，坟前摆着一束鲜花。是俊浩，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有人叫起来。德旺爷眼里一阵潮湿，十分动情地说：“俊浩这孩子，重感情。”

俊浩是个孤儿，余书记在野月岭期间，对这个孤儿百般照顾，就像照顾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。他给俊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，他赞助俊

浩读书，读了初中读高中，读了高中读大学，所有的费用都是余书记负担。去年，俊浩大学毕业了，考上了公务员，分配在市里机关工作。余书记去世时，他像儿子一样把余书记的骨灰捧到野月岭下葬。现在，余书记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，他又第一个来到余书记的墓前祭奠。

大家排着长长的队伍，都在余书记的墓前默哀。

德旺爷问俊浩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俊浩说：“我清晨从市里赶回来的，本想在这里祭奠过余书记后，再去找你们，没想到大家都来这里了。”

德旺爷说：“余书记是我们野月岭的好带头人，更是我们野月岭的大恩人，以后每年清明节，这里都是我们扫墓的第一站。”

俊浩说：“好极了，这里永远是我们清明祭祀的第一站。”

……

祭祀了余书记，队伍转向老坟山。俊浩叫住了德旺爷：“德旺爷，你慢走一步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”德旺爷停下来，听俊浩说话，听着听着，脸色灿烂起来，眉眼间荡满笑容。他放眼望去，只见山青水绿、气清景明。

德旺爷和俊浩赶到祖坟山上时，有人悄悄地问德旺爷：“俊浩和你商量什么了？”

德旺爷说：“过些日子你就知道了。”

过了十来天，俊浩以村第一书记的身份回到了野月岭。

村“两委”的干部热烈鼓掌，欢迎俊浩发表就职演说。俊浩笑着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我只是想向余书记学习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野月岭。”说着，他向远处的北山岭望去。刚下过雨的天上，挂起了一道彩虹，把天和地映照得特别美丽。（龙会吟，隆回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）



采春

黄一骏 摄

❖樟树垅茶座

秀云观杂谈

黄慧湘

秀云观，位于洞口县山门古镇黄泥江北岸的秀云山上。一峰独秀的秀云山，近邻商贾云集的繁华街市。山前俯视，一江碧水，滚滚而来；远眺雪峰，青山如黛，起伏连绵。登临此山此观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秀云观历史悠久，底蕴深厚。相传早在宋代，此山即建有庙宇。“雪岭西来，古今山色昭湖楚；黄江东去，日夜涛声壮洞庭。”此联盛赞秀云观地形独特，山色水韵，壮美胜画。

一段时期，秀云观的古建筑几乎被毁坏殆尽，幸存少数柱础等石雕构件。建筑遗址被开垦植树，变为柑橘园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，全县各地自发建立群众组织，开始募集民间资金，参与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。山门镇以退休干部申坤庭、尹显栋、尹显清牵头，组织成立了“蔡锷公馆、秀云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”及“南岳殿修复筹备委员会”。根据该会专题报告，洞口县文物管理所于1993年孟春，对秀云观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与考古发掘，发现多处古建筑遗址，以及石雕柱础、

砖石材料、琉璃瓦片、祭祀器皿、陶瓷餐具等各类遗物。之后又在附近勘察蔡锷公馆旧址时，意外发现4块大型古匾藏在中堂室内，被当做地面楼板使用。匾额油漆脱落，落款字迹不清，但大字十分明朗，分别为“岳峻河清”“即是衡峰”“惠此南邦”“玉印发祥”，字体行楷，手工阴刻，颇见功力。从其内容分析，匾额应为秀云观南岳殿之物。

1993年仲夏，洞口县文物管理所综合各方情况，及时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呈送了“关于支持修复秀云观南岳殿等古建筑的请示”。不久，经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，签署了“同意自筹资金，于原址修复秀云观南岳殿等古建筑”的批复。山门各界人士备受鼓舞。筹委会负责人带头捐款，当年即募集社会资金近20万元。在文物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，山门民众充分利用遗存石雕柱础等建筑构件，精心组织设计与施工，不到一年时间就复修了南岳大殿。之后不断筹集巨资，扩建修葺，建成了大雄宝殿、关圣殿、地母殿、凌霄殿、观音殿、弥勒殿、

进山牌坊门等。

复修的秀云观建筑群，依山势地形坐落。从远处望去，一座座高挺的殿宇，一个个别致的屋顶，在朝阳或晚霞的映照下，放射出绚丽的光彩。如“观音殿”，是一座巍然而立的四方体庞大建筑，屋面为十字歇山顶，青色琉璃瓦覆盖，斗拱交错，雄伟壮观。四面隔扇门皆有浮雕，古朴典雅，精美绝伦。“南岳大殿”气势恢弘，殿宇为长方体，重檐歇山顶，盖黄色琉璃瓦，面阔五间，进深三间。大厅宽敞明亮，四面出廊，外檐斗拱交错，正面为雕花隔扇门……

与秀云观殿宇相映生辉的观音桥，为石拱廊桥构造，巍巍屹立于黄泥江上。廊桥南北走向，由23排抬梁式木柱架构建而成，柱大梁粗，重檐翘角。另有几十幅劝善图画陈列两侧，栩栩如生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秀云观因其较高的历史地位、独特的建筑特色及宗教文化、旅游价值，于1997年被认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2002年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为竖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，古镇山门于2003年在秀云观举行了隆重的仪式。山门人民闻讯，自发组织铜管乐队、腰鼓队、耍龙舞狮队齐聚山顶广场，载歌载舞。

（黄慧湘，中国文物学会会员、原洞口县文物局局长）